

十五貫戲曲資料彙編

路工傳惜華編



十五貫戲曲資料彙編

路工 傅惜華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大街朝内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779 字数345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8 1/4 插页2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8500 册

定价 (2) 1.00元

出版說明

昆苏剧团改編『十五貫』的演出，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，但人們很少知道這個劇本的本身演變過程。現在我們出版這部研究資料集，把它的原書『双熊夢』据清初鈔本排印出來，以供研究者的研究。

『十五貫』从『双熊夢』分出來的歷史已經很久，清初已經單獨流行，从『綴白裘』一書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痕迹。這一部分之所以會从『双熊夢』里突出出來，除了社會原因而外，還靠故事寫作的成功。它的故事，原是根據宋人傳下來的話本『錯斬崔寧』加以敷演而成的。為了使人們更明確『十五貫』故事的演變，所以也把它一并收錄進來。另外，由于『十五貫』的影響，產生了各個地方的不同改編本，我們也選輯了一些，一并供大家參考。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

60m3/21

目 录

一	錯斬崔宁話本	一三
二	十五貫傳奇	三三
三	秦腔新十五貫	一三二
四	京劇十五貫	一四九
五	双熊夢鼓詞	二三五
六	十五貫彈詞	四〇一
七	十五貫金環記木魚書	四八九
八	双鼠奇冤宝卷	五四五

錯斬崔寧

依京本通俗小說逐錄



錯斬崔寧

『醒世恒言』題作：『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』。

聰明伶俐自天生，懵懂〔一〕痴呆未必真。

嫉妬每因眉睫淺，戈矛时起笑談深。

九曲黃河心較險，十重鉄甲面堪憎。

時因酒色亡家國，几見詩書誤好人！

這首詩，單表為人難處。只因世路窄狹，人心叵測〔二〕。大道既遠，人情萬端。熙熙攘攘〔三〕，都為利來。蚩蚩蠢蠢〔四〕，皆納禍去。持身保家，萬千反复。所以古人云：『讒笑有為笑〔五〕。』讒笑之間，最宜謹慎。这回書，單說一個官人，只因酒后一時戲笑之言，遂至殺身破家，陷了几条性命。且先引下一个故事來，权做个得胜頭迴〔六〕。

我朝元丰年間〔七〕，有一个少年舉子〔八〕，姓魏名鵬舉，字冲霄，年方一十八歲，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渾家〔九〕。未及一月，只因春榜動，選場開〔一〇〕，魏生別了妻子，收拾行囊，上京應取〔一一〕。臨別時，渾家分付丈夫：『得官不得官，早早回來，休拋閃〔一二〕了恩爱夫妻！』魏生答道：『功名二字，是俺本領前程，不索〔一三〕賢卿忧虑。』別後登程到京，果然一舉成名，榜上一甲第九名，除授京職，到差〔一四〕。甚是華艷動人，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，差人接取家眷。

入京。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，后却写下一行，道是：『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，已討了一个小老婆，专候夫人到京，同享荣华。』家人收拾书程〔三〕，一逕到家，見了夫人，称說賀喜。因取家书呈上。夫人拆开看了，見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便对家人道：『官人直恁〔二〕負恩！甫能〔二〕得官，便娶了二夫人。』家人便道：『小人在京，并没見有此事。想是官人戏謔之言；夫人到京，便知端的，休得〔二〕忧虑！』夫人道：『恁地說，我也罢了。』却因人舟未便，一面收拾起身，一面尋覓使人，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。那寄书人到了京中，尋問新科魏进士〔二〕寓所，下了家书，管待酒飯自回，不題。

却說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，并无一句閑言閑語，只說道：『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师也。』魏生見了，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，全不在意。未及收好，外面報說：有个同年〔三〕相訪。京邸寓中，不比在家寬轉，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，又曉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內，直至里面坐下，叙了些寒温。魏生起身去解手，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，看見了这封家书，写得好笑，故意朗誦起来。魏生措手不及，通紅了臉，說道：『这是沒理的事！因是小弟戏謔了他，他便取笑写来的。』那同年呵呵大笑道：『这节课事却是取笑不得的。』別了就去。那人也是一个少年，喜談乐道，把这封家书一节，頃刻間遍傳京邸。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，将这桩事只当做風聞言事〔三〕的一个小小新聞，奏上一本，說这魏生年少不檢〔三〕，不宜居清要〔三〕之职，降处外任。魏生懊恨无及。

后来毕竟做官蹭蹬〔四〕不起，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，等閑放过去了。这便是一句戏言，撒漫〔五〕了一个美官。今日再说一个官人，也只爲酒后一时戏言，断送〔六〕了堂堂七尺之軀，連累两三个人，枉屈害了性命。却是爲着甚的？有詩爲証。

世路崎嶇实可哀，
傍人笑口等閑开。
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
又被狂风引出来。

却說高宗〔七〕时，建都临安，繁华富貴，不减那汴京故国〔八〕。去那城中箭桥左侧，有个官人，姓刘名貴，字君荐，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。到得君荐手中，却是时乖运蹇。先前讀書，后来看看不济〔九〕，却去改业做生意，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。买卖行中，一发不是本等伎倆〔一〇〕，又把本钱消折去了。渐渐大房改換小房，賃得两三間房子，与同渾家王氏，年少齐眉。后因沒有子嗣，娶下一个小娘子，姓陈，是陈卖糕的女儿，家中都呼为二姐。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，做下的勾当。至亲三口，并无閑杂人在家。那刘君荐，极是为人和气，乡里見爱，都称他刘官人。『你是一时运限不好，如此落莫〔一一〕，再过几时，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！』說便是这般說，那得有些些好处？只是在家納悶，无可奈何！

却說一日閑坐家中，只見丈人家里的老王——年近七旬——走来对刘官人說道：『家間老員外生日，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，去走一遭。』刘官人便道：『便是我日蹇〔一二〕愁悶

过日子，連那泰山〔三〕的寿誕，也都忘了。』便同渾家王氏，收拾隨身衣服，打迭〔四〕个包兒，交与老王背了。分付二姐：『看守家中，今日晚了，不能轉回，明晚須索來家。』說了就去。离城二十余里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，叙了寒溫。当日坐間客众，丈人女婿，不好十分叙述許多穷相。到得客散，留在客房里宿歇。直到天明，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話，說道：『姐夫，你須不是这等算計，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。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。你須計較一个常便〔五〕！我女儿嫁了你，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，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！』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：『是。泰山在上，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如今的时势，再有誰似泰山这般怜念〔六〕我的。只索守困，若去求人，便是劳而无功。』丈人便道：『这也难怪你說。老汉却是看你們不过，今日資助你些少本錢，胡乱〔七〕去开个柴米店，撰得〔八〕些利息来过日子，却不好么？』刘官人道：『感蒙泰山恩顧，可知〔九〕是好。』当下吃了午飯，丈人取出十五貫〔四〕錢来，付与刘官人道：『姐夫，且將〔四〕这些錢去，收拾起店面，开张有日，我便再应付你十貫。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，待有了开店日子，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，就来与你作賀。意下如何？』刘官人謝了又謝，馱了錢一逕出門。到得城中，天色却早晚了，却撞着一个相識，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。那人也要做經紀〔四〕的人，就与他商量一会，可知是好。便去敲那人門时，里面有人应喏，出来相揖，便問：『老兄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』刘官人一一說知就里〔四〕。那人便道：『小弟閑在家中，老兄用得着时，便来相帮。』刘官人道：『如此甚

好。』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。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，現成杯盤，吃了三杯兩盞。刘官人酒量不濟，便覺有些朦朧起來，抽身作別，便道：『今日相扰，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，計議生理。』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，作別回家，不在話下。若是說話的同年生，并肩長，拦腰抱住，把臂拖回，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。』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：

五代史李存孝， 汉书中彭越。

却說刘官人馱了錢，一步一步捱到家中。敲門，已是点灯时分，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，沒一些事做，守得天黑，閉了門，在灯下打瞌睡。刘官人打門，他那里便聽見，敲了半响，方才知覺。答应一声『来了』，起身开了門。刘官人进去，到了房中，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錢，放在桌上，便問：『官人何處那移？』這項錢來，却是甚用？』那刘官人一來有了几分酒，二来怪他开得門迟了，且戏言吓他一下，便道：『說出來，又恐你見怪；不說時，又須通你得知。只是我一时无奈，沒計可施，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，又因舍不得你，只典得十五貫錢。若是我有些好处，加利贖你回來。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，只索罢了！』那小娘子听了，欲待不信，又見十五貫錢，堆在面前。欲待信來，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，大娘子又過得好，怎么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！狐疑不決。只得再問道：『虽然如此，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。』刘官人道：『若是通知你爹娘，此事斷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，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說通，他也須怪我不得。』小娘子又問：『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？』刘官人道：『便是把你

典與人，寫了文書，吃他的酒，才來的。」小娘子又問：「大姐姐如何不来？」刘官人道：「他因不忍見你分离，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来，这也是我沒計奈何，一言为定。」說罢，暗地忍不住笑。不脫衣裳，睡在床上，不覺睡去了。那小娘子好生摆脫不下：「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？我須先去爹娘家里說知。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，寻道我家，也須有个下落。」沉吟了一会，却把这十五貫錢，一垛几堆在刘官人脚后边。趁他酒醉，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，款款的开了門出去，拽上了門。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，叫做朱三老儿家里，与朱三媽宿了一夜，說道：「丈夫今日无端卖我，我須先去与爹娘說知。煩你明日对他說一声，既有了主顧，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，討个分曉，也須有个下落。」那邻舍道：「小娘子說得有理，你只願自去，我便与刘官人說知就理。」过了一宵，小娘子作別去了，不題。正是：

鰲魚脫却金鈎去，
摆尾搖頭再不回。

放下一头。却說这里刘官人一覺，直至三更方醒，見桌上灯犹未灭，小娘子不在身边。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，便喚二姐討茶吃。叫了一回，沒人答应，却待掙扎起来，酒尚未醒，不覺又睡去了。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，日間賭輸了錢，沒处出豁〔冤〕，夜間出来摸摸〔冤〕些东西，却好到刘官人門首。因是小娘子出去了，門儿拽上不关，那賊略推一推，豁地开了。捏手捏脚，直到房中，并无一人知覺。到得床前，灯火尚明。周圍看时，并无一物可取。摸到床上，見一人朝着里床睡去，脚后却有一堆青錢〔苦〕，便去取了几貫。不想惊覺了。

刘官人，起来喝道：「你須不近道理〔三〕！」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貫錢来，养身活命，不爭〔三〕你偷了我的去，却是怎的計結！」那人也不回話，照面一拳，刘官人側身躲过，便起身与这人相持。那人見刘官人手脚活动，便拔步出房。刘官人不舍，搶出門来，一徑赶到厨房里。恰好声張邻舍，起来捉贼；那人急了，正好沒出豁，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，正在手边；也是人急計生，被他綽起，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門，扑地倒了，又复一斧，斫倒一边。眼見得刘官人不活了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〔五〕。那人便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是你来赶我，不是我来寻你索命〔五〕。」翻身入房，取了十五貫錢，扯条单被，包裹得停当，拽扎得爽俐，出門，拽上了門就走，不題。

次早邻舍起来，見刘官人家門也不开，并无人声息，叫道：「刘官人，失曉了〔五〕！」里面没人答应。捱将进去，只見門也不关。直到里面，見刘官人劈死在地。「他家大娘子，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，小娘子如何不見？」免不得声張起来。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說道：「小娘子昨夜黄昏时，到我宿歇，說道：刘官人无端卖了他，他一徑先到爹娘家里去了，教我对刘官人說，既有了主顧，可同到他爹娘家中，也討得个分曉。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来，便有下落。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，到来，再作区处。」众人都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报了凶信。老員外与女儿大哭起来，对那人道：「昨日好端端出門，老汉贈他十五貫錢，教他将来作本，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？」那去的人道：「好

教老員外、大娘子得知，昨日刘官人归时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，归迟归早。只是今早刘官人家，門儿半开，众人推将进去，只見刘官人死在地，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，小娘子也不見踪迹。声張起来，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，說道：「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，借宿他家。小娘子說道：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，小娘子要对爹娘說一声。住了一宵，今日徑自去了。如今众人計議，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員外，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。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，直到他爹娘家中，好歹追他轉来，問个明白。老員外与大娘子，須索去走一遭，与刘官人执命。」老員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，管待来人酒飯，三步做一步，赶入城中，不題。

却說那小娘子，清早出了邻舍人家，挨上路去，行不上一二里，早是脚疼走不动，坐在路傍。却見一个后生，头帶万字头巾，身穿直縫寬衫，背上馱了一个搭膊，里面却是銅錢，脚下絲鞋淨袜，一直走上前来。到了小娘子面前，看了一眼：虽然沒有十二分顏色，却也明眉皓齿，蓮臉生春，秋波〔送〕媚，好生动人。正是：

野花偏艳目，
村酒醉人多。

那后生放下搭膊，向前深深作揖。『小娘子独行无伴，却是往那里去的？』小娘子还了万福〔笑〕，道：『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，因走不上，权歇在此。』因問：『哥哥是何处来？今要往何方去？』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〔笑〕：『小人是村里人，因往城中卖了絲帳，討得些

錢，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。』小娘子道：『告哥哥則个〔六〕，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，若得哥哥帶挈奴家，同走一程，可知是好。』那后生道：『有何不可！既然如此說，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。』两个廝〔六〕趕着，一路正行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，只見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，趕上前來。趕得汗流气喘，衣服拽開。連叫：『前面小娘子慢走！我却有話說知。』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見趕得蹊蹺〔七〕，都立住了脚。后边两个趕到跟前，見了小娘子与那后生，不容分說，一家扯了一个，說道：『你們干得好事！却走往那里去？』小娘子吃了一惊，舉眼看時，却是两家邻舍，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。小娘子便道：『昨夜也須告过公公得知，丈夫无端卖我，我自去对爹娘說知。今日趕來，却有何說？』朱三老道：『我不管閑帳，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，你須回去对理。』小娘子道：『丈夫卖我，昨日錢已馱在家中，有甚杀人公事？我只是不去。』朱三老道：『好自在性兒！你若真个不去，叫起地方〔八〕，有杀人賊在此，煩为一捉，不然，須要連累我們。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淨。』那个后生見不是話頭，便对小娘子道：『既如此說，小娘子只索回去，小人自家去休！』那两个趕來的邻舍，齐叫起來，說道：『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罢，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，你須也去不得！』那后生道：『却又古怪，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，偶然伴他行一程，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綫〔九〕，要勒措〔十〕我回去？』朱三老道：『他家有杀人公事，不爭放你去了，却打沒对头官司！』当下怎容小娘子 and 那后生做主。看的人漸漸立滿，都道：『后生，你去不

得。你日間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惊。便去何妨！」那赶来的邻舍道：「你若不去，便是心虛。我們却和你罢休不得。」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来。

到得刘官人門首，好一場熱鬧！小娘子入去看時，只見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，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。开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縮不上去。那后生也慌了，便道：「我恁的晦气！沒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，却做了干連人。」众人都和鬧着。正在那里分豁不开，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儿一步一擲走回家来，見了女婿屍身，哭了一場，便对小娘子道：「你却如何杀了丈夫？劫了十五貫錢，逃走出去？」今日天理昭然，有何理說！」小娘子道：「十五貫錢，委（六）是有的。只是丈夫昨晚回來，說是無計奈何，將奴家典与他人，典得十五貫身价在此，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。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，先去与爹娘說知，故此趁夜深了，將這十五貫錢，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，拽上門，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，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說知。我去之時，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說，既然有了主儿，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。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？」那大娘子道：「可又来！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与他驮来作本，养贖妻小，他豈有哄你說是典来身价之理？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，勾搭上了人，又見家中好生不济，无心守耐，又見了十五貫錢，一時見財起意，杀死丈夫，劫了錢。又使見識，往邻舍家借宿一夜，却与汉子通同計較，一处逃走。現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，却有何理說，抵賴得過！」众人齐声道：「大娘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又对那后生道：